

# 霞光里的村庄

杨文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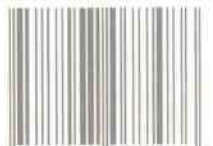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芸芸众生中，所有的忙碌似乎都是为了两个字——改变，人们渴望将一切变得更加美好。

本书讲述东北大地上一个贫穷、闭塞的小村庄，在短暂的三年之中实现了精神家园与物质家园的彻底重构，颠覆了传统赋予乡村愚昧、落后的定义。也许，在经济高速平稳发展的当下，这不足为奇。但透视主人公历尽挫折与考验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质朴、坚忍、执著、无畏的人生信念，让每一个人都真实地感受到，财富永远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和脚下。

作品中的精神和力量，犹如清晨里的霞光，为每颗心灵带来鼓舞。

ISBN 978-7-207-07748-6



9 787207 077486 >

定价：20.00元

# 霞光里的村庄

杨文阁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霞光里的村庄/杨文阁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207-07748-6

I. 霞...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1830 号

---

责任编辑:李智新  
封面设计:徐威波 徐威贺

## 霞光里的村庄

Xiaguangli De Cunzhuang

杨文阁 著

---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0 000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748-6/I·1020  
定 价: 20.00 元

---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科、赵景波

## 第一章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七年过去了，二十七岁的林志强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他从一个普通的武警战士升为侦察排的副排长，最后完成了他的军人使命，脱下军装成为一名普通的农民。当他拎着行囊走下客车，站在家乡柳榆堡村头的那棵大柳树下时，一种说不清的情愫顿时涌上心头。

回望来时路，泪水禁不住的流了下来。

七年了，中间他只探过一次家，云南大山下的生死相搏使他把家乡几乎都快忘记了。站在这棵大柳树下，他久久地看着眼前的村庄，心里头那种惆怅和茫然是对家乡的思念还是对部队的怀念，像一捆乱麻丝，理也理不清楚。

柳榆堡原本是个大地主的名字，这里的许多村子都是用地主的名字命的名。村子已经在这里存在一百多年了，那个已经只有名字的大地主自己都不会想到，以他名字命名的村庄如今真的成了柳榆环抱的一个美丽村堡。

眼前的这棵大榆树足有一抱粗细，长长的枝条伸展开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伞状。它的下面平坦得如同一个小广场，村里接人等客都站在这里。

林志强扶住这棵树的树身，把头抵在树干上。他想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七年的时间对于每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是不短的。可柳榆堡

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能让他感觉到变化的是孩子们都长高了。因为这时有许多小孩围了上来,这其中没有一个他认识的。真有一种“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触。

“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背起地上的背包大步向村子里走去。那些小孩子们则跟在他的后头,唧唧喳喳地跑过来跑过去的。

这里来了生人就是这样。

当他走到了自己家用树枝扎成的篱笆墙门外时,站在了那里,家中的那条小黑狗竟朝他狂吠起来,直到老母亲擦着手从屋里走出来惊讶地叫道:“志强,儿子,你回来了。”说完向他扑过来。

母亲的叫声也使小黑狗停止了狂吠。

林志强含着眼泪说:“妈,我回来了。”

知道他复员了,很多过去的同学、伙伴和朋友都赶来家中探望。这时候他也才知道过去的那些同学和伙伴大部分都已成家立业,而自己如今仍是孑然一身。

站在这些个同学和朋友的.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比他们矮了一截。尤其是在那些有了出息的同学面前。

同学中最有出息的应该是马文波了。他现在是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为了迎接他的归来,马文波特意在县城的天兴大酒店摆下了一桌酒席为他洗尘,有点身份的同学都来了。

几十个人围着一张偌大的能够自动旋转的大圆桌坐定。那场面和气派他还是第一次参加过。这让他想起了在云南的一次与毒贩们的见面,那一次他见到而没有参加成,有一个战友就在这么大的一个圆桌旁牺牲了。

场面很是热烈,据说同学们以前经常这样集合,为的是沟通感情,联络圈子,以便在社会上形成一张关系网。

听说吃完了还不算完，还去足疗、按摩、唱歌，一条龙下来，千八百块的都不够用。这种聚会还真不是谁都请得起的。

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做“战友会战友，就是想喝酒，同学会同学就是找感觉。”

林志强对这场面很陌生，很不适应，所以他显得异常沉闷，不怎么出声。这倒让他回忆起了中学时代的许多美好记忆。那时候大家是多么的天真和幼稚，全没有今天这样成熟后的某些市侩气。人成熟其实是烦恼的开始。

闷闷地喝酒，机械地应付。他的麻木很快被一个人发觉了。那人是他的女同学于小敏。只见她站起身，推开身后的椅子，端着酒杯，抿着一张小嘴向他这边走过来。

到了他身后，她拍了拍他邻座的同学吴国庆说：“哎，国庆，咱俩换个位置，我有话要单独和志强说。”吴国庆此时已半醉了，他涨红着一张圆脸看了一眼于小敏说：“好说，我给你倒地方，上学的时候你就看上志强了，不会是死灰复燃吧。”说完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对面走过去。

于小敏没有搭理他的话，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两眼看着林志强，把手里的酒杯举到了他面前，她说：“我要单独和你喝一杯，怎么样？”

这时候，酒会已进入了高潮，大家各寻知己，相互敬酒，不靠近说话都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了。

于小敏当年是这个班里的班花。她学习成绩一般，可一米七十二的个头站在那里亭亭玉立，白皙的肌肤和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让第一眼看到她的人总是禁不住的再看一眼。她的眉毛细长，弯弯如初升的月亮，小巧的嘴角带着一副傲气，很漂亮。她性格外向，待人热情，在班里很有人缘，大家都很尊宠她。那时候她的父亲是乡里的党委书记，她在班级里也就更有地位了。

林志强并不知道如今她的父亲已是县里主管常务的县委常委

务副县长了，而于小敏也在县劳动局招工办公室上班。

林志强礼节性地端起了酒杯，微微一笑，点点头说：“我喝不多。”

“老同学，”于小敏的舌头有点硬了，她说，“你戎马归来，大家重相聚，都为你高兴，可我发现你闷闷不乐的，难道有什么心事不成吗？莫不是云南边关有了放不下的女朋友？”于小敏说这话时漂亮的方脸上呈出一种奇怪的表情，酒精把她那张白皙的脸烧成了紫红色。

“行了，”林志强苦笑了一下，用自己手里的酒杯在她的酒杯上撞了一下说，“别取笑我了，我一个大兵有什么心事，更没有什么女朋友，只是看到你们个个有出息，心里自愧不如。”

“咳，”于小敏听了林志强的话忍不住地咯咯笑起来，她说，“原来如此，我当什么事呢，大家都是从小到大的同学，谁比谁强多少谁还不知道，不要绷着一张脸扫大家的兴，有话尽管说出来，出了这个门就算了。来，老同学，为你归来干一杯。”

林志强盛情难却，又被于小敏这么一说，无奈地笑了笑，和于小敏又碰了一下酒杯扬脖把酒干掉了。

于小敏很高兴，她把酒杯放在桌面上，伸出长长的手臂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说：“够哥们，你定是个有出息的人，我的眼力不会错。”她说话时嘴角冒着白沫，已经醉了，继续说，“哥们，说说看，今后怎么个打算，总不能还回去种地吧？”

她的话触到了他的心口处，他苦笑着摇摇头说：“我自己也还不知道，也许真的就得回去种地，九八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村上还真给我留下了二十多亩土地，走一步算一步吧。”

“不能回去！”于小敏又在林志强的肩上拍了一把说，“我说不能回去，地太少，让别人去种吧，你不是种地的人。听说你在部队是副排长，还坚持自学，挺难得的。上学的时候我就看你不错。真的。”于小敏真的醉了，她说完这些话，站起身又在他的肩上拍

了一下，摇摇晃晃地向门外走。她好像要去厕所，不过刚刚走到门口就吐了。她手扶着门柱，回过头来对林志强说道：“不能回去种地，有事找我。”

见到她的样子，旁边两个女同学赶忙站起来去扶她。

这场酒宴一直喝到了晚上十二点多才结束。这晚林志强没有回家，他住在了一个叫北方旅店的小旅社。

这一夜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于小敏的话老是在他身边回响。今后怎么办呢？他也反复地问自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他并不是认为农民不好，自己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可他真的是不想再当农民了。

先找个事干再说吧，他最后下了决心。然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他没有回家去，而是去了县劳动局。

如今的县城已不再是七年前当兵走时的县城了，新时代的气息弥漫了小城，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形容也一点都不过分。记得走时寥寥几栋小楼横七竖八的摆在城中央，坑坑洼洼的马路，雨天一地泥，晴天满处土。土平房到处都是，只有十字街头那盏红绿灯告诉人们这里是县城。而如今大大不同了，新颖的楼群分布在正街两边，宽阔的水泥马路闪着亮光向前方伸展，各种各样的霓虹灯牌匾悬挂在大楼周围。川流不息的车辆在大街上往来，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就在眼前。让他眼花缭乱，找不到东南西北。

打听了好半天他才来到了一座七层新竣工的大楼前，大楼的下面有一块银灰色的不锈钢牌子，上面写着：“XX县社会劳动保障局”十个黑色大字。

他稳定了一下心神，迈步向大门里走去。推开旋转的玻璃门，雪白的墙上有一块导示板，他一眼就看到了，招工就业科在三楼的左侧，于是他拾阶而上，径直来到三楼。这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一排人，他站在了队列的后面，机械地随着离去的人一个个地

向前移动。

自己想干什么呢？他想，当一个保安还是够格的。

快轮到自已了，他的心跳突突地加快，看着别人一个个拿着有效证件，他赶忙找出了自己的退伍证和部队开具回乡的介绍信。工作人员告诉他，先登记，验看证件，然后是申报自己选择的岗位，等待招工单位人员的面试。

终于排到了，林志强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了两个正在低头登记的女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翻开证件，可能是因为他的证件特殊的缘故，轻声念道：“林志强，男，27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云南分队某部代理排长，毕业于云南省成人自修教育学院经济管理系。”

这个声音使另一个工作人员惊奇地抬起了头。

她瞪大一双漂亮的眼睛审视着站在桌前的林志强，欣喜地叫道：“林志强，你来干什么？”

林志强被她的大声吓了一跳，抬眼去看，也忍不住的一阵惊喜，他激动地说：“于小敏，是你啊！”

“你们认识？”另一个工作人员看看林志强，又看看于小敏问道。

“岂止认识，”于小敏站起来，看了一眼后面排着的长队，对身边的那人说，“芝子，你先代劳，我们出去一下。”说完走出了桌子后面。

“我得登记完哪！”林志强说。

“行了，快跟我走吧，别妨碍别人登记。”于小敏大方地伸出手拉住了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拽出了队列。

看得出于小敏特别的高兴，她始终拉着林志强，高跟鞋在楼道里传出有节奏的咔咔声。

他们下到了二楼，在门牌上写着劳动用工办的门前停了下来。于小敏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

进得屋来就能感受到这是一间女同志的办公室，清洁干净不说，一股香水味弥漫在屋里面。于小敏把林志强让到自己办公室的椅子上，赶忙去给他找茶杯倒水。

把水杯放在他面前后，她就坐在了他的对面，双手拄在桌面上，用一双大眼睛火辣辣地看着他，弄得林志强不敢去碰她的目光。

“真要出来打工啊？”她问他。

“总得有点事做吧，”他喝了一口茶说。

“想干什么呀？”她又问他。

“你们这都招什么人？”他问。

“很多工种，你想干什么？”她又问他。

“我不懂什么技术，我是当武警出身，当个保安应该没问题吧。”他的神情有点沮丧。

她听了他的话，看着他笑不出声

他皱起眉头问她：“怎么，我不合适吗？”

她依然笑。

他便又问她：“我真的不合适吗？”

“不是，”半天她说，“我是觉得当个保安太委屈你了。”

他出了一口长气，显得很无奈地说道：“这倒没什么，保安也是人干的，你帮我找一个保安的工作吧。”

“哈哈……”于小敏双手捂着嘴笑起来，她白皙的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升起了一朵红云。她说，“你一个代理排长，又上过夜大，当保安太屈人才，我们劳动部门也是讲究人尽其才的，我倒替你想到一份工作比较合适。”

“说说看。”他说。

“警察。”她说。

他被她说笑了，“那倒是我最愿意干的一份工作，可是我想警察，警察不想我，快别开玩笑。”他说。

“走，”她说着站了起来，“我请你去吃顿火锅，城里新开了一个火锅店，羊肉嫩极了，味道好极了，当什么以后再说。”

“不，”他说，“不麻烦了，你要可怜我就快点帮我找件事做吧，我实在待不住，这比吃什么都香。”

“不行，”她说着伸手又去拉他，“我答应帮你找事，你必须答应帮我吃羊肉。”

他被她逗笑了，说：“好吧，那就让我贿赂你一次，今天我请你。”

“省省吧，大兵。”她说，“还是留着你那几个钱娶媳妇吧。”说完她自己开心地笑起来。

两个人一起来到了县城西一个叫铁子的火锅店里，捡了一个僻静的单间落了座。于小敏不看菜单便熟练地要了一大堆东西，最后她说：“给我们来瓶50度的五粮液。”

林志强看了一眼账单，一瓶五粮液就是580元。他抬头看了看于小敏，她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林志强禁不住地出了口长气。心说，这有钱人可真不得了，要是自己说什么也舍不得喝这么贵的酒。

菜全锅热，两个人边喝边聊，一瓶子酒转眼就见了底。于小敏又冲服务员说：“再来一瓶五粮液。”

林志强赶忙招手说：“不喝白酒了，要喝的话，就来两瓶啤酒吧。”

这时的于小敏已有了几分醉意，她把一双媚眼直勾勾地盯向了林志强。她说：“志强，在学校的时候，我是班里的音乐委员，你是数学课代表，那时候班里谁也没有你学习好。”她见林志强要说话，赶忙摆手制止了他，接着说，“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你别太自卑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农村的、城里的，大家都一样。那时候因为我爸在乡里当书记，大家都敬着我，我知道，其实没有用，人要有真本事才行，爹妈不能跟你一辈子。我现在非常后悔

当初没有读好书，这个本科证不是真本事得来的，你要不是因为家里头穷，你一准能考上大学。真的。”她说。

林志强喝下了一杯啤酒，抹了一下嘴巴说：“也不全是，后期因为我父亲有病把学习耽误了，考也考不上，即便真的考上了，这一大笔的学费也真拿不起。我想，当兵每年还有五千元补助，就选择了当兵，谁知道这一去就是七年。”说完他又端起面前的酒杯喝了下去。

于小敏把一只胳膊挂在桌上，一只手托着半边脸问他：“你有女朋友吗？”

“唉，”他叹了口气，“哪里来的女朋友，你看看我们家那穷的，再看看我现在的样儿，好人不愿意跟我，不像样的我还看不上。大概这辈子是条光棍的命。”

于小敏被他说了乐了，她端起酒杯喝下了半杯。她的脸更红了。

“说说你吧，”他说，“听说你找了个很能干的男朋友，是一个乡的乡长助理是吧？”

“是，可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她说，“这个人我开始就没太看好，装腔作势的，我妈老说他会看事，脑子活，岂不知这种人不可靠。我和他刚刚处了半年他就对我动手动脚的，我一气之下就把他‘开除’了。”于小敏讲得绘声绘色，自己说乐了不说，把林志强也说笑了。

他说：“这个人太急性子，大概他有什么顾虑想来个生米煮成熟饭吧，倒也可以谅解，再说会来事、脑子活不是什么坏事呀。”

“我说了，人要脑子太活、太会来事肯定不可靠。”她说。

“那也不一定。”林志强边笑边说边喝酒。

“在我心里，如果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你比他们都优秀。”她说得非常认真，脸上很郑重，一副严肃的表情说，“这些年我都快把你忘了，直到那天同学们聚会，才知道原来你还活着。”

他没说什么,也没有去看她,只是低下头,摆弄着酒杯。好半天才扬起头,发现她的目光像是一束火焰。

“谢谢!”他说,“你能这么看我,我很高兴,来,为你的看得起干一杯。”

“我告诉你一件事,”她说,“县公安局正在招聘合同制民警,待遇和正式民警一样。他们是不通过我们劳动部门的,要从大中专毕业生中来选,你很适合,具备当警察的条件。”

“可我是自修的文凭啊,”他说,“国家是不承认的。”

“有些事是人掌握的,别忘了,我是副县长的女儿。”她说,“我帮你圆一个当警察的梦,你信不信?不过……”她抿起了小嘴,故作姿态地把酒杯端了起来,看看酒,又看看林志强,轻轻地说,“我有两个要求,一是把这杯酒喝了;二是你要当一个大公无私的好警察。”

## 第二章

于小敏在上一天同林志强喝多了酒，她也不是经常喝酒的。因为她十分性情，在她特别高兴的时候就敢喝。在于家她是掌上明珠，又加上她人长得特别漂亮，也受到了外边的娇宠。有人说：“女人漂亮是一种资本。”

今天是星期六，于小敏赖在自己房间里的床上不起来，任凭母亲一遍遍地叫她就是躺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的打滚撒娇直哼哼。

直到父亲于海洋走进了她的房间，她才披头散发地坐起了半个身子。说真的，这个时候的于小敏更加可爱。

“小敏，没看看都几点了，我和你妈把饺子都包好了，就等你来煮了。以后一个姑娘家的少喝点酒，也不怕让人笑话，这样子还嫁得出去呀。”父亲站在屋地中间乍乍着一双沾满白面的手亲切地说。

“正好，嫁不出去我侍候你一辈子。”于晓敏说完又咯咯地笑起来，并用一双手把散在前面的头发拢向脑后。

“别贫嘴了，快起来，我开煮了。”父亲说完出去了。

于小敏的父亲于海洋是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他个子很高，面目清瘦，为人很正派，工作严肃认真，在县里口碑不错。

于家有一儿一女，儿子于小林在于海洋原来工作的那个乡里担任税务所的所长。在这个家里关于儿女问题大至分成了两条

线。母亲于文英是个老教师,但在她的心里有一种重男轻女的倾向。她认为女儿再好也迟早是人家的,而儿子是要养老送终的,所以,很多事她多少偏向儿子于小林。于小敏常常对母亲拉长了声音喊道:“别老封建了,我也能养你老的。”而母亲这个时候总是会亲昵地拥抱她的女儿。偏不偏向是相对而言。

于家的儿媳马丽杰是乡里中学的英语教师,人不但长得好,也非常的懂事。公公婆婆也很喜欢这个儿媳妇。只可惜她生了个女儿,叫婆婆于文英不称心,在她的心里头她一直想要个孙子好传宗接代。为了能在农村弄到一个生育二胎的指标,于文英不让儿子儿媳妇调到县里来同她们住在一起,连儿媳妇的教师转正她都放弃了。因为按照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是一个女孩的,间隔的年限够了可以生育二胎。虽说有干部身份约束,可在农村工作毕竟是贴边的,到时候好说话。

可怜了她的一番良苦用心。

于小敏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睡衣,趿拉着一双红色的拖鞋,刷完牙后来到了客厅,她趴在父亲于海洋的肩膀上撒娇似的说:“爸,你让我起来我就起来了,可你得帮我做一件事。”

于海洋这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刚刚拿起一支烟来。她一下子抢了过去,说:“不许吸烟,大夫说了,你不能再吸烟。”

于海洋这时把头靠在了沙发背上眯起眼,故弄玄虚地说道:“好,咱们来个条件交换,你让我吸支烟,我帮你做件事,你看成不成。”

“不成。”于小敏把烟放回到烟盒里,“我宁愿你不帮我,也不能让你吸烟。”

“为什么?”于海洋睁开眼来问女儿。

“因为,”她说,“事情不办我有我父亲的好身体,事情办了我父亲的身体确要坏了。所以我宁愿不办事。”

于海洋被她女儿说的激动了,他伸手拍了拍女儿放在他肩头

的手,说:“好女儿,我不吸了,你说吧,办什么事?”

“爸,”于小敏把头贴在了他的耳根上,神秘地说:“我有一个同学,相当优秀,上学的时候他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可是因为家里穷没有上大学,后来当了兵。在部队他是代理排长,又自学了大学课程,现在复员了。公安局现在不是在招合同警察吗,您帮帮忙。”

“我当什么事,”于海洋站起了身说,“公安局招警察那是要符合条件的,你以为谁都行啊。”

“我敢说他是最合格的警察,如果他的条件不行,那你们招录的全都是走了后门的。”于小敏把声音喊的老大,母亲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进来时吓了一跳。

“别瞎说!”父亲板着一张脸,瞪了她一眼说,“他要是真够条件就去应招嘛,还用得上你来说情。”说完就去吃饺子。

于小敏急了,她冲着父亲又喊道:“他学历是自修的,你们要的是国家统招的,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官老爷什么时候能实事求是的办事情。”

“快吃饭吧!”父亲说。

“我不吃了,气死我了。”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生起气来。

“哎呀,小祖宗,你跟你爸喊什么。”母亲于文英走了过来,“你不会去找你高叔叔哇。”

听了母亲的话,于小敏的脸一下子多云转晴,她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对呀,我咋把他给忘了。”说完跑到桌前抓起一个饺子塞进了嘴里,烫得两手直拍两腮。

这时父亲瞪了母亲一眼,说:“净瞎出主意。”

县公安局的办公室坐落在县城最北侧,白色的楼体套配一道道警蓝色,大楼正中顶端那枚威严的警徽在阳光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公安局是中国法制的象征,有一种不